

# 談陶淵明如何「任真」

蔡瑜（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）

對於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而言，如何將研究主題與當代的人文關懷結合，一直都是我們努力思考的方向，尤其中國傳統中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文本與典範人物，該如何掘發出他們所具有的普世價值，給予現代人精神支持，更是我們的責任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陶淵明（西元365-427）的親和力應是有目共睹的，從古至今他的人品與詩作獲得廣大讀者的共鳴，這不僅在於他的作品語言質樸易於深入人心，更在於他的作品清晰地展現了人存在於世的實相，他以真誠不欺為根柢，匯聚出令人動容的生命智慧，讓讀者可以從各種角度與其對話，而獲得對自我生命的反思。

今天我們所談的「任真」，對陶淵明而言便具有核心的意義，他曾說「任真無所先」，表示這個價值在生命所有的價值中具有優先性。因為，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也都只有一生一世，這就是我們可以把握的全部生命。生命意義必須以真實的自我為基礎，如果自我是虛偽不實的，或許可以累積到名利、財富，卻無法成就生命的意義，唯有「任真」可以開展出最積極的生命意義。

那麼，何謂「任真」呢？「任」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姿態，「真」則是根源與本質，就人而言，「任真」即是「依循真性本心」。然而，這個價值要如何落實於現實人生之中？這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，由於「人是社會的動物」，人自出生以後即處於不斷被異化的過程，而人類社會的走向則是日趨虛偽，因此，

「任真」首先必須能夠抗衡虛偽的世俗價值，勇於對不合理的事情說「不」。另一方面，則要在不受世俗攪擾的情境下與自我對話，逐步建構自我的價值，而這段尋找自我真性本心的過程才是最為關鍵的。由此可知，「任」雖是一種不受束縛自由自在的姿態，但「任真」既檢視世界，更反省自我，絕非任隨欲望、為所欲為之行。唯有「返樸」才能「歸真」，故「任真」是一段回歸的歷程，也是發現之旅。

《莊子》說：「真者所以受於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」陶淵明說：「天豈去此哉？任真無所先」，「真」都是與「天」相提並論；沒有人為的造作與私欲，無所愧於天地的「真」，才可能與天地感通。陶淵明最令人神往的詩句：「此中有真意，卻辨已忘言」傳達的正是這種與天地自然泯除界限，和諧共感的境界，個己如果不能「歸真」，便無法感會世界的「真意」。

我們在嚮往陶淵明這種境界的同時，不但要追問他是如何發現自我的真性本心，也要追問他是如何能夠保有這份真性本心。換言之，「養真」才是功夫所在。人其實都可能擁有感知到真實自我的片刻，但當真實自我浮現時，我們該如何確認？確認後該如何持守？甚至，在未來的生命過程中如何將其不斷地深化？這整體才構成所謂「任真」的一生。陶淵明說：「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」，他選擇質樸的田園為「養真」之所，並且以「為善」自期自許，實踐「任真」的一生。

陶淵明實踐「任真」的歷程，遠比理論所能概括的複雜細密許多。陶淵明生存於東晉末至南朝宋的亂世，他最著名的事蹟即是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，予人任性不羈的印象。實則，陶淵明經歷了5個官職：州祭酒、在桓玄幕、為劉裕鎮軍參軍、為劉敬宣建威參軍以及彭澤令，歷經約10年的仕宦生涯，在年過40以後才真正辭官歸隱。其中3任的官職還是跟隨軍閥東奔西走，而桓玄與劉裕更先後篡晉，所幸其時陶淵明已經離開。因此，當他說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時，至少經過了超過十多年的掙扎才確定，這說明了「任真」是一段與世界深刻對話並審慎思辨的過程，就因為一切已經看得透徹，所以在《歸去來兮辭》中他才能以這麼平靜的語氣接受自己的過去並展望未來。

陶淵明從仕宦場域回到田園，他形容這是一種「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」的感受，歸隱解決了仕宦時總是惴惴不安的掙扎，卻還有價值重建的終極問題，陶淵明歸隱後以田園為場域所實踐的「任真」精神才是最難能可貴的。他傾盡心力投入田園生活，仔細體味生命的需求與限制，真誠不欺地面對心中各種矛盾、掙扎乃至於恐懼。艱辛的躬耕生活讓他體會到「營己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」、「耕織稱其用，過此奚所須」，當物質欲望化約到最簡樸的程度，反而能夠獲得「好味止園葵，大歡止稚子」這樣無需外求的單純快樂。

因此，選擇田園便須安於貧窮，陶淵明對此早已量度過了，真正考驗他的是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？「身後名」向來被認為是人樹立永恆價值的指標，陶淵明從不否認他存在著「身沒名亦盡，念之五情熱」的焦慮；但是他也清楚認知到，不能為名而立善，「立善常所欣，

誰當為汝譽？」人能否獲得美名，無法操之在我，為名而立善只會扭曲了立善的初衷、本真的心。經過自我的反覆論辯，他堅定了「以善自名」的態度，由此走出淡泊名利超越榮辱的道路。

然而，人生在世除了名利的關卡之外，最難釋懷的莫過於「死亡」這個最終的界限，而陶淵明最超乎常人的便在於他面對死亡的勇氣與智慧。他從不掩飾自己傷老歎逝的情懷，憂懼時間流逝，感傷死亡將臨；面對這樣的恐懼，他選擇深究死亡的況味，不但以形影神論述生死之理，還自著挽歌與祭文，成為詩歌史上第一位自悼自祭的詩人。「有生必有死」是人理之常，他深體此身與此生是人生在世唯一能夠把握的，死的憾恨實基於生的憾恨。通過克服恐懼死亡這一關，他打通了生死的任督二脈，以「及時行樂」與「即事多欣」的積極態度沈酣於每一個當下，不但「得歡當作樂」還「斗酒聚比鄰」，在田園之中匯聚著「人與人」及「人與自然」的雙重和諧。

陶淵明高潔的人格往往給予後人望塵莫及之感，但是，他所展陳的「任真」之路，卻無比親切而具體，他教我們如何面對欲望、名利、生死，這些凡是人都要面對的課題；他也告訴我們，唯有真能放下這些執著，人才有可能「活在當下」，而他所詮釋的「當下」就是「及時」與「即事」，及時把握與遇事歡欣，人生的快樂指數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財富與名利，而在於你擁有多少由真性本心所凝聚的生命感受。（2010/5/22發表於臺大校友會館同名演講）